

# 童年的桑葚

■宁高明



我的童年似乎和水果无缘，即使本地生长的桃李枣杏这样的水果我也很少吃过，更不要说香蕉苹果了。在我最初的记忆里，野果是我最好的点心。在我们这个地方——豫东平原的最东部，野生的草果类并不多，除了野生的桑葚之外再也没有比这更可口的野果了。

桑树是一种不被人喜欢的树种。村子里老一辈人有句俗话：前不栽桑，后不插柳，院内不栽鬼拍手。桑，丧也。农村人多为忌讳，村庄里一般不会生长桑树的，更何况在院子里。所以桑树生长在没有人家的河坡上，或者野地里，大多不被人关注的地方。桑树生长的速度很慢，十多年以后还长不到一把粗，即使成材也很难有大的用处。不过在它有鸡蛋粗细的时候却有一个大的用处，用它的树干来做构建房屋的椽子最好。农家有句俗话：桑树椽子柏木心，槐树桌子椿木床，桃木拐杖杏木板，泡桐树木挑大梁。这也是桑树最终长不大的原因。

不过对我来说，桑树是最有诱惑力的树。每年的四月，麦子刚刚抽穗的时候，我便开始关注它了。此时的桑树生出许多毛茸茸的果

粒，颜色青青的，有时我会迫不及待地爬上树去，摘上它一把，便往嘴里塞，虽说此时的桑葚还不成熟，果子淡而无味，但对口淡了一个冬天的我来说，新鲜的青味也是一种诱惑，于是我就耐心地等待。

等到麦子扬花灌浆的时候，桑葚便开始由青转红，果味也由平淡转为酸甜。桑树在我们这个小村里并不多，偌大的树林子里只有两棵，一棵生长在村后的坑洼子里，一棵生长在高高的蓝沟河大堤上。生长在村后的那一棵较高大一些，树上结的桑葚也多，不过光顾的小伙伴也多，我便先下手为强，不等别人发现桑葚变红，我先爬上树去，拣那些略有一点红头儿的摘下来。除此之外，我光顾得也频繁一些，早上去，晚上去，上学前去，放学后也去，一日至少两次。所以，那棵桑树上的桑葚我吃得最多。

桑葚吃多了容易上火，流鼻血，可我吃得再多，也不上火也不流鼻血，这是我得天独厚的优势。别的小伙伴鼻子一流血便不吃了，有的小伙伴感到恐惧也不敢吃，可我不在乎。等到麦子泛黄的时候，桑葚也熟透了，紫里透红。一些鸟儿也加入了抢食的行列，有老鸱，

有大灰雀，它们也比较喜欢啄食桑葚，而且想吃哪一粒就吃哪一粒，比我方便多了，我只有嫉妒的份儿。用不了多久，村子里的这棵桑树上的果实便被抢食光了。

于是我便转到村外去。沿着蓝沟河大堤一直往东走，约走了三四里地，有一条河与蓝沟河交汇，在这里形成一个三角洲。此处树木众多，人迹罕至，大都保持着原始的状态。在这众多高大的树木之下，生长着一棵小桑树，只有鸡蛋粗细，上面也结了许多桑葚，虽说比村子里的那棵逊色多了，但它生长在几乎不为人知的地方，所以我可以独享它的果实，有熟的就摘下来吃，不熟的就让它长着，我可以慢慢享用。

收麦的季节到了，到处呈现出繁忙的景象，尽管我的年龄很小，收麦派不上用场，但学校照例是要放假的，于是拾麦成了我日常生活的必需。在烈日的暴晒下，在燥热的麦茬的烘烤下，大地仿佛蒸笼一般。我最感到口渴的时候便想到那紫红的桑葚，可那些紫红的桑葚已经没有踪迹了。有时候我实在忍不住，便来到桑树下徘徊，一来相思，二来乘凉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在河堤上距那棵桑树一百米不到的地方又发现了一棵桑树，这棵树有半把粗，茂密的树叶里结满了桑葚，个头儿要小得多，果实泛着青色，表面蒙着一层细细的白绒。起初我以为桑葚还不成熟，就没有采摘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从树下经过，却发现地上落了一个桑葚。我从地上捡起一看，通体泛白，晶莹如玉，一种特有的野果香味沁人心脾，我试着放进嘴里，入口绵甜，不含一点酸味，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桑葚，我高兴得几乎发狂，我又可以吃到桑葚了。

到了夏天，我依然喜欢盘桓在桑树上，此时的桑树虽然一粒桑葚也无，但它可以给我带来许多乐趣。寄生在桑树上有一种天牛，它不同于柳树和榆树上的那种，个头儿比较大，颜色黄绿，头上有两条长长的触须，牙齿也比较锋利。我闲来无事的时候，经常捉一些天牛，用一根细小的线绳拴住它的脖子玩耍。现在想来未免有点残忍，不过天牛是害虫，我想捉它们也是应该的。

桑树是一种普通的树，虽然现在养蚕的增多，种桑的也多，但那不叫树，至多叫桑苗。所以真正能够长成树的，也只有那些野生的桑树。在我的童年岁月里，桑树给我带来的美味和乐趣，是我一生都不能忘却的。

诗歌

## 新年礼物(外二首)

■徐桂荣

别除寒冷 别除雾霾  
捧出一轮崭新的太阳  
挂在 2015 年元旦节清澈的 蓝天上

这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 
谁仰起头来看见它，它就是谁的  
谁仰起头来读懂它，它就将  
谁的里里外外，五脏六腑  
都好好地照一照，暖一暖  
大自然普降的恩赐  
只有易感且虔诚的心  
才时时感知

这是新一年的新太阳  
干净，温暖，通透，明亮  
我们将它的光涂在手上脸上颈项上

我们将好心情穿在身上  
顺从它的指引，翻过矮墙  
走向田野，河流，草木，飞鸟  
找回失去的自己

我们是此时  
最快乐最幸福的小孩子  
头顶一轮新阳，重新开始

## 玩冰的孩子

他们站在石头上  
用更小的石头，将厚冰砸薄  
薄冰砸碎，堆在一起  
或者扔回水里，只为听一听  
这冬天里特有的回响  
一个更小的小孩子，甚至  
拿出火柴来，试着将冰块点燃  
——我也曾相信  
冰块是可以点燃的  
我也曾相信，冰块这么凉这么冷  
需要用火，来温一温暖一暖  
至于最后湿了衣袖  
风吹来，更凉，更冷  
仿若蛇信缠绕四肢  
那都是随时被忘记的事情  
想到哪里就玩到哪里  
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没有章法  
也不需要章法  
只有乍起的一声声尖叫  
是相同的，一样的  
都叫童真。童年。童趣  
一把把乐不可支，乐此不疲  
可以随意拿来挥霍的光阴

## 树木拖着长长的影子

树木也有飞的欲望。你看  
太阳刚刚升起，它就将影子  
从身体里拖出来，摆好飞的姿势

如若一阵风来  
它就摇动所有的枝叶  
开始飞。并发出哗哗哗哗的声音

当风远了，停了  
它会继续站在自己的影子里  
高高地立着脚跟，等待机会

它一定飞离过自己  
虽然它一直在自己的根上  
但它一定飞离过，去过想去的远方

只是它很快就回来了  
很快，又回到了既定的姿容与秩序  
就像我们

散文

# 父亲

■芷兰

父亲的生日快要到了，不知道送他什么礼物才好。

父亲母亲和姐姐在一起，他们的衣食住行自然也就交给了姐姐，这让我少操很多心。说来惭愧，平时我回家看他们的时间并不多，也很少给他们买东西，因此每逢过节或是他们过生日，我总是绞尽脑汁地想如何给他们准备礼物，尽管也知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缺。

父亲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在那个注定要受苦受难的时代，父亲尝遍了生活的艰辛。爷爷早逝，叔叔跟着我们一家生活，在他成家后才分家另过，可从此兄弟不睦，这让父亲很心寒。父亲没有儿子，只有我们姐妹三个，这在当时农村传统而愚昧的思想观念里是被人看不起的。父亲和母亲勤劳能干，日子过得稍好一点儿便有人眼红，说坏话，甚至有人公开挑衅，说父亲三个女儿，以后无人养老送终，以此欺负我的父母。父亲伤透了心，他和那些人吵过，后来干脆收了一个养子，可他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养子的懒惰，最后还是把那个家伙赶走了。我们曾取笑过父亲，他总是沉默不语。当年的那些狂妄之輩如今没有一个生活过得好的，而我们家，我的姐姐和妹妹经商，条件都不错，我也凭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公务员。父亲又因为有三个女儿而被人羡慕，人生真是无常啊！

父亲辛苦了一辈子，在我们姐妹相继成家后，他也到了该享福的时候。可是命运总是太无情，在我儿子一岁生日的前两天，父亲因突发脑梗塞住进医院。这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，一家人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。父亲的身体一向很好，他每日天不亮就习武，然后才开始一天的劳动，这个习惯坚持了多年。他身体强壮，以至于每年直到深秋还光着膀子在门口打拳，见到的人无不称奇。这么好的身体怎么可能倒下？当我浑身发抖地赶到医院时，看到父亲，我哭了，他也哭了。

哭过，痛过，父亲还是振作起来了。每天他拼命地锻炼，我们知道他是想回到从前，但是他的身体已经不可能和从前完全一样了。过度的锻炼让他的体重快速下降，这让我很担心，直到他的体重稳定了，医生也肯定了他的身体恢复得不错时我才安心。虽然父亲的左臂活动受限，但他耍起九节鞭来依然威风不减当年。

为了能早日康复，父亲也相信过那些骗人的广告，到处找医生检查治疗，花了不少冤枉钱，也落了不少的埋怨。在治疗上走了不少弯路后，他开始慢慢地接受了现在的自己。姐姐的生意有点忙，父亲每天给姐姐帮帮忙，然后便去广场锻炼身体，生活得很充实。

父母给了我生命，抚养我长大成人，这



份恩情此生难报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每当听到儿子说“妈咪，我爱你”的时候，我也总想告诉父亲我爱他，可是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我每次都是话到嘴边却又咽下。我的身体里流淌着他的血液，爱在心里，爱在骨子里，可我怎么就说不出口呢！我爱父亲。一直想换套大一点儿的房子，让父亲和母亲也能和我们住在一起，我也想像姐姐一样在他们膝前尽孝。父母在哪里哪里才是家，父母俱在才是家！我相信我能。